

蓝白染坊

在梅雨降落的第一天，三个男孩中有一个放学回家找不见他的黄狸猫了。猫从气窗口爬出去，打碎了鱼食钵。那个男孩伤心地把这事告诉两个好朋友，他们发誓要我回失踪的猫，于是开始了这个故事。

在霏霏雨丝中他们走过湿漉漉的城市，看见环城河的水位涨了好几寸，城南低洼的老街上有水流汨汨地蔓延，那水是浊黄的，以前从来没见过。老街上的人穿着高帮胶鞋在积水里走路，鞋帮上溅了星星点档的黄泥，像各种花朵的形状。人们都觉得黄泥水来得蹊跷，走在街上忍不住去看别人脚上开放的黄花。那三个男孩溯水而上，一直到了繁华的城北。他们发现城北到处在挖防空洞，许多隆起的土堆在雨中倾记，火山般喷发出冰冷的黄泥浆，流着淌着，画出一条巨大的黄龙。

三个男孩嘀咕，是不是要打仗了呢？他们带着痴迷的神色，在城北一带留连忘返。傍晚时分踩着水僻僻啪啪地回家，却没有找到那只黄狸猫。

隔天早晨，老街染坊的绍兴奶奶一开门，就觉得她脚上被什么冰凉的东西咬了一口。大街上的黄泥水已经闯进染坊的大院里来了。

“这水是怎么啦，长生，这水到底是怎么啦？”

鬓发苍白的绍兴奶奶竟然失声大叫起来。她扶着门框，不让自己被那股夺门而入的水流冲倒。但是黄泥水一下一下地咬着她的小粽子脚。绍兴奶奶脑子里立时浮出一生中与此相关的记忆。浊黄不是好颜色。凶兆在雨中跳来蹦去，绍兴奶奶慢慢地瘫倒在泥水里。

来长生从染坊深处抢步出来，满脸满手全是一种靛蓝的颜色。他把老母亲从水里抱起来，惶惑地四处张望，人们发现染坊主人像个青面鬼似的，似乎刚从靛蓝的染缸里爬出来。于是又诞生了染坊的故事。

这染坊的院子奇大，四周竖起的杂木栅栏是一堵不死的墙，爬着绿得蝎虎的长藤，垂着长长短短的丝瓜。染坊里的女孩子小浮经常把脸藏在花藤瓜果中间，窥视外面老街上的男男女女，行踪有如一只有猫。

小浮这年十五岁，跟老街上其他孩子不同，从没上过一天学，随随便便地在杂木栅栏内疯长。小浮的眼睛里确实有和猫相像的东西，人们都说染坊里那女孩怎么怪模怪样的，却又有点美丽。小浮平日里总是一副懒散的样子，常常坐在一只底朝天的废染缸上，看着来长生和一家人往竹绳上晾那些家染印花布。

梅雨季节里，染坊一家子天天等太阳，太阳升起好晒布，从缸里捞上来的蓝白花布已经多日未干了，每当五月的太阳即将刺透滑腻的空气，染坊里一片忙乱，小浮就从磨白浆的石磨边溜走，钻到密密的蓖麻叶丛中，把什么都躲开了。

“小浮，小浮，你跑到哪里去了？”

她听见讨厌的老祖母用手杖敲着染缸，便捂着嘴窃窃地笑。她不准备让家里人发现她的藏身之处。

“小浮，小浮，外面在发黄水，别让黄水咬了你呀。”

小浮早就看见了街上的水。她撕扯下许多六角形的蓖麻叶，把绿栅栏打开一个缺口。外面老街上的房子和人看得更清晰了。绍兴奶奶小心翼翼地沿着一片积水走，老祖母在找一个长着猫眼睛的孙女。绍兴奶奶不时仰起雪白的髻子头，朝天上看，嘴里念叨着什么。小浮知道老祖母耳鸣眼花，几天来总听见有飞机嗡嗡地朝老街的房顶飞过来，一个身影在黄色水洼里忽隐忽现，显得很苍凉很寂寞。小浮掰着指头算了算祖母的年龄。她快九十岁了。她活了那么长的时间，每年都在红木箱底压一块家染的印花布，如果老祖母在九十岁这年里寿终正寝，来家人会遵从她的意愿在祖母的身子底下铺上九十块印花布。九十块印花布会裹着一颗古怪的魂灵，送她进入天堂中的另一个染坊。飘飘扬扬飞上天啊，蓝花白花盖满天空。

多日的雨天在小浮心中拱出一团毛茸茸的梦想。小浮突然又笑，笑完了又烦躁。她觉得这

两天身子软绵绵的，闻见大缸里发酵的黄豆水味就想呕吐。她仇恨地瞪着满院的印花布，不知道为什么来家人一年四季一天到晚地在这些布下面走来走去，没个终结，小浮有一回做梦，梦见她陷在一片蓝与白的花朵里，在浓烈呛人的花香中挣扎跳跃，但是所有的蓝花白花全像淤泥一样拽住了她的腿脚。这时候小浮重温了那个梦，她在一排排晾布的竹绳间钻来钻去，想试试那些蓝蓝白白的花朵会不会像小妖怪似的来抓她，她听见风在耳边弄出蜜蜂般的响声。那些布匹上的花朵温柔地拍打她的脸颊，在繁重的花影压迫下，小浮仍然像一只猫一样敏捷活灵。她差不多快乐成了一只疯猫。太阳下的印花布把她和家里人隔开了，谁也没见到小浮的疯样，谁也没见到小浮奔跑跳跃过的地方留下了一滴滴殷红的血迹。

小浮后来跳不动了。她慢 爬到杂木栅栏的绿荫里，好奇地凝视自己留下的血迹。

“小浮，小浮，你这鬼丫头在哪里呀？”绍兴奶奶又找回染坊院子里了。小浮害怕老祖 母闻到那血的气味。她想往杂木栅栏外面翻，翻到老街上去，可是一点劲也没有了。

那三个找猫的男孩走过了染坊。他们赤裸的小腿上沾满了泥浆，一瘸一拐的。小浮将一只苍白的手伸出栅栏外，那只手在一片深绿的蓖麻叶中颤抖着，把三个男孩吓了一跳。

“你们给我一点纸。”小浮说。

“什么？”男孩们听不清小浮的声音，他们一齐问她，“你看见一只黄狸猫了吗？”

“你们给我一点纸吧。”小浮抓住了一个男孩的书包，手伸进去，不容分说掳走了一叠纸。那纸上全画着飞机，用蜡笔涂得五颜六色的。小浮说，“画这么多飞机干什么？”

“飞机要飞过我们城啦。要打仗，你没见城北的防空洞吗？”

“你们说的是什么呀？”小浮慵懒地靠在栅栏上，拉过一丛蓖麻叶把自己的脸盖起来。

“要打仗呢。”三个男孩神色亢奋地喊起来，踩着黄泥水继续走，回头望望神秘的染坊，觉得染坊里那个猫眼睛姑娘真是奇怪。

来长生抱着微秃的脑袋，在染坊的大院里乱转，雨在明晃晃的日头下飘洒，把愤怒而悲 忿的来长生细细地淋遍了。

“我日你娘的天啊我日你娘的地啊！”

老街上的人听见一个粗鲁的声音在雨天里放大，穿过丝瓜藤和蓖麻叶，显得笨重而又哀婉，像绍兴丧歌的曲调。

染坊人家倒霉了。其实人们早知道这一带的防空洞要挖在染坊的院子里，城南的空地只剩下那一块了。老人回忆，在来家染坊诞生以前，城南的玻璃厂迁住郊区，留下一个巨大的垃圾堆，晴天的时候，垃圾堆里的玻璃瓶子映出强烈的绿莹莹的光，很像一座露天宝石矿。那堆垃圾一直没人收拾，越堆越高，后来竟成了一座亮晶晶的小山。是在某年春天。染坊人家由浙江迁徙而来，像一群候鸟落在垃圾山旁栖息了。绍兴奶哪那时候还年轻，她穿着当地少见的蓝底白花上布小褂，站在垃圾山顶，连日重复着一个动作，抓起一个个玻璃瓶子朝下面扔啊扔。现在活着的老人还记得绍兴奶哪当年扔玻璃瓶的动作和神态，她似乎一点也不怕玻璃瓶发散的刺眼的亮光，睁大的眼睛一片蓝色和白色交相辉映，自有原始的诱惑。站在一边围观的老街人都让一个陌主女人打动了。绍兴的乡村里大概见不到那么多的玻璃瓶，可是年轻的绍兴奶哪就那样把玻璃山扔掉了。

没人朝染坊大院里去，只是听见来长生骂得心里发慌，觉得天空下陷了一些，雨落得更急了。睡在竹榻上的老人脑海里间或闪过一座玻璃山的光亮。

染坊的故事因此需要重新开始。

开始挖土方之前先把那排杂木栅栏推倒了，施工队的队员从城南的各个角落来，有的从没听说过来家染坊。他们看见满院子的家染印花布在头顶上飘飘扬扬，蓝与白的颜色从阳光中投下来，每个人的脸色也变花了，又是蓝又是白，于是都指着别人的脸说好玩，好怪。

染坊的主人来长生在一个大缸里舂黄豆，他背向人群，姿势显得僵硬古板。黄杨木的善于 扑扑地响，声音听来很气人，等了老半天，不见来长生收走他的印花布，布上那些蓝花白花在放肆地跳舞和唱歌，逼得施工队员人人心慌，队长终于忍不住了，将一把雪亮的铁镐挥起来，朝来长生大声喊：

“喂，挖啦，我们要挖啦。”

舂黄豆的来长生迟钝地慢慢转过身来。他朝施工队的人群笑了笑，想说什么，但嘴角只是

李动了一下，然后他又转过身去，扑扑扑地舂黄豆。

寻找黄狸猫的三个男孩也混在人群里。这天他们逃学了。他们总觉得那只黄狸猫藏在染坊的什么地方，只要好多铲子铁锹弄乱了染坊，失踪的猫会重新跑出来。

这天小浮不见人影。她原先藏身的一片蓖麻林已经被众人纷至沓来的脚步踩伏了，三个男孩的目光寻找神秘的染坊姑娘，后来竟发现她爬到了屋顶上，居高临下俯视着染坊内外。她真像一只猫，绿莹莹的目光游移不定，却没有丝毫的慌张。三个男孩朝小浮挥手，但是小浮看不见他们，小浮离天空最近，她仰着头朝灰蒙蒙的远天望，这天是小浮先发现了一群从西向东作神秘航行的飞机。

随着染坊姑娘类似痉挛的叫声渐渐响亮，人们都听见了来自空中的嗡嗡响声，接着五架飞机排列成双翅式的队列，在一刹那间掠过老街上空。那是五只巨大的银鸟，老街一带潮湿的空气被强烈地扇动着，染坊里竹绳上每一块印花布都朝一个方向飘开来，呼喇喇地响。

“瞧，飞机，是真的飞机呐。”直到那群银马消失在雨后的阳光里，三个男孩才如梦初醒。

外面的街上，老糊涂了的绍兴奶趟着黄泥水走过。她用洗不干净的发蓝的手掌遮住刺眼的光线，目送那几个白色踪迹远去。

“小浮，小浮，飞机来了，别乱跑啊。绍兴奶哪苍老的声音在老街上一路响过去，没有任何回应，开工挖防空洞是一个礼拜天。人们都觉得这个日子不同寻常，一切都显露出什么，又好像藏匿起了什么。

沉默了一会，施工队长抽出坐在屁股下面的铁镐，又朝人群喊起来，声音不知怎么就粗壮多了：

“挖啦，大家动手挖啦！”

土方在染坊里一天天堆高了。施工队的人一边回忆着那天飞机掠过老街的情形，一边把染坊的土块拼命挥舞起来。他们说那天飞机的嗡嗡声钻在耳朵里，抠也抠不出来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

只见来长生晾布的竹竿一天天往四周角上退，那些家染印花布缩成一团，上面的蓝花白花显得拥挤不堪，有几朵像要掉落下来了。又有一天施工队的人们扛着工具开进染坊时，看见染坊的屋顶上开出一大片蓝白花朵来。谁也想不到来长生把他的布晾到屋顶上去了。

染坊姑娘小浮经常在黄昏中爬上屋顶，她把自己藏在家染印花布后面，朝着院里越挖越大的巨槽东张西望。黄泥水不断地从深土层里向上冒，泛出气泡来，竟然半日不碎。黄昏时施工的人群已经散尽，只有三个男孩在巨槽里踩来踏去的，寻找什么东西。

失踪的黄狸猫至今没有下落。

他们在染坊的地底下捡到了许多玻璃瓶子，把玻璃瓶上的泥上擦掉，就有绿光照亮了整个巨槽，玻璃瓶子不稀奇，他们一古脑儿全扔掉了。慢慢地又挖出了烂泥中谷种锈蚀的铁器，有剪子、菜刀，还有一把形状古怪的刀子。他们留下了那把刀，染坊的地层深处也因此给他们留下了幽深的历史感。

“你们在找什么？”小浮的凌乱的未加修饰的头发露出花布之上，又马上缩了回去。

男孩们举起那把古怪的刀子朝染坊姑娘亮了亮。他们浑身是泥，满脸乌黑，只露出黑黑的眼睛，用刀子挑逗那个猫一样的姑娘。小浮不下来，她完全变成黄昏的小精怪，迷惑着三个不谙世事的男孩。

老街有座大染坊

大染坊藏了个猫姑娘

突然三个男孩发疯般的大笑起来，靠在一起，齐唱他们即兴编好的句子。他们觉得染坊在这歌声里震颤起来，便很快活。小浮也伏在房顶上吃吃地笑，笑得有点莫名其妙。他们踮着脚想看那姑娘笑的样子，却怎么也看不到，后来一张蓝幽幽的面孔移至巨槽边上，在三个男孩的头顶上俯视他们，原来这个黄昏并不美好，，突如其来的土块把三个男孩砸得抱头乱窜。黄泥浆溅起来，笑声一下子沉没了。

“让你们挖让你们挖。”

“让你们找让你们找，”

“让你们笑让你们笑。”

来长生朝下面砸土块，仿佛多年前绍兴奶奶在玻璃山扔玻璃瓶一样，给目击者留下一种无法磨灭的印象。三个男孩在防空洞的巨槽里四处突围，但来长生像兽神追逐着他们。他们用手扑打着不断袭来的土块，绝望地尖叫起来，只觉得双腿陷在松软滑腻的巨槽里难以逃脱。来长生脸上的靛青色越来越浓重，他的疯狂劲简直要把整个世界掩埋掉。那一刻男孩们想到回家，可是他们的家在离染坊三条街的地方。

“我们是来找猫的呀！”他们抱住脑袋喊起来。

小浮的脸再次出现在蓝白花布之上。她想喊什么，却喊不出来，身子便焦躁地扭动起来。屋顶上晾布的竹竿就这样被小浮撞翻了，噼噼啪啪往下打。

来长生像被电击一样，迟笨的身子猛然一颤。他惊愕而绝望地看着屋顶上的花朵塌落下来，小浮在瓦片上跳来跳去，不知道朝哪里躲，三个男孩趁机逃离了这个黄昏的灾难。后来一条街都闻说了染坊这边的事情，夜里人们听见小浮在染坊里一阵一阵地发出哭喊声，猜测是来长生在拷打他那个像猫一样又可爱又古怪的女孩子。

“不准去染坊看热闹。”老街的大人对好事的孩子们说。

“不准去招惹染坊人家。”三个男孩的父母这样警告他们。

可是三个男孩都在深夜里梦见了小浮。梦见小浮站在染坊的屋顶上，把自己藏在蓝白花布中间。小浮怀中抱着一只黄狸猫，朝他们含糊不清地叫喊着。

故事总有节外生枝的地方。

老街上有一个国营印染厂的女技师。她在一个大风天拾到了飘落在染坊杂木栅栏外面的一块蓝白花布，带回工厂研究了很长时间。她惊异于来家染坊这种古怪的配色和印染方法，却又被布面上的每一朵蓝花白花深深地吸引了。她想起遥远的贵州省的民间蜡染布，可是来家的布明显不同于蜡染布，尤其是那种拙朴那种怪异，她的设计才能似乎无法企及。

女技师想收集更多的蓝白花布，但是她知道那个染坊从不对任何人报以热情。那些花布的来去踪影老街上浑然不知。也许这是来家染坊的祖规。女技师想像来长生总是在没有月亮的夜晚，蹬着一辆破三轮车把他的布皮送到天堂或者地狱里去。

就在这年的梅雨季节里，绍兴奶奶死了。

风传绍兴奶奶半夜里从床上惊醒，跑到外面去寻找天上的飞机，那天飞机并没有从老街上空过。绍兴奶奶后来跌进防空洞的泥淖中，眼睛一直睁大了朝天上望。她的瞳孔放大后，来长生发现他娘的瞳孔里藏着两架飞机的影子。

那几天染坊的大门洞开。来长生破例地允许街坊邻居前来吊唁，许多人是头一次踏进陌生的染坊大院，那个印染厂的女技师也挤在人丛里。

她看见宁静安详的绍兴奶奶躺在九十块蓝白花布上面。来家的大人孩子全穿上了蓝白花布做的丧服，围坐在一盏长明灯下，有一大片蓝与白混杂的花朵在染坊里忧郁地闪烁。女技师探究奥秘的心情被那种悠远而古老的气氛所搅乱，不知不觉眼圈湿润了。她慢慢地退出香烟缭绕的染坊，连她自己也不知道，到底是什么缘故，她从此就害怕看见来家的蓝白花布。她设计的布样从此就没有一种是蓝白相间的。

在绍兴奶奶故去后的七七四十九天里，染坊姑娘小浮每天穿着开满蓝花白花的丧服。她出门的机会比以前多了，人们看见她撑着油布伞走在太阳和雨地之间，表情若有所思。小浮这女孩好像黄梅天里一下就长成了，她苍白的脸是再也晒不黑了，微微泛绿的眼睛里映出老街的天空，雨意很浓很浓的。

防空洞是灰水泥浇筑的。外面看上去小，里面却搞出了宫殿气派。有很长的长廊，有很大的屋子，也幽深也敞亮，只是当时没有完工，最终也没有完工，水汪汪地灌了一洞雨水。

三个男孩放了学经常溜进去，大喊大叫，那声音在四面水泥墙壁上弹来弹去，听着有点惊人。他们依旧想在染坊的下面找到什么东西，也依旧看到一些锈烂的铁器：施工队留下来的钢盘和镐尖寂寞地戳出水面，从前的玻璃瓶子却一个也找不见了。

“咪呜——挝挝挝挝危”他们一遍遍地呼唤一只黄狸猫。

“咪呜——挝挝挝挝危”防空洞也就回荡起猫的回声。

忽然有一次他们看见在一堵水泥墙上，挂着一条奇怪的红布带子。红布带子挂在一些白炽灯下，将一团红影投在死水里，像一朵红花吸引着三个男孩的视线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

“不知道。那是什么？”

“一条红布带子。”

三个男孩面面相觑，想去摘下来，但不知怎么有点胆怯，终于谁也没把神秘的红布带子拿回家。

死了老祖母的染坊姑娘有时候像猫一样钻进防空洞的深处。她坐在一只被人扔下的破椅子上，丰满的身子裹着一层湿漉漉的水汽。她听见了防空洞里响起的每一阵脚步声，隔着水汽戒备地注视那些闯入者。

老街的三个男孩和小浮不期而遇。

“你们又来找什么？”小浮说。

“找一只黄狸猫，你呢？”三个男孩远远地望着被水汽包围的染坊姑娘。他们发现小浮根本不愿意搭理谁。她坐的那张破椅子放在神秘的红布带下面。染坊姑娘是在守护那条神秘的红布带。

小浮闭着眼睛坐在椅子上。她是不是睡着了呢？她的披垂下来的头发往下滴着水，静谧的脸上便留下许多湿润的印迹。隔着防空洞弥漫的水雾望过去，小浮衣裳上的蓝花白花全部无声地落进了水中。

这年老街的七月让人难忘，也就成了故事的结尾。

当骇人的爆炸声响起来时，睡竹榻的老人都判断是战争降临老街啦。街上人都在梦中被这声巨响惊醒，跑出门外一看，染坊院子里腾起纷乱的黑烟，听不见染坊人家的哭喊声，见许多蓝白花布像鸟群一样飞起来，云朵般翻卷着，燃烧着，覆盖了老街的天空。

染坊那里已经是一片废墟。防空洞和染坊和染坊一家人都消失不见了。老街在这个灾难之夜悸动着骚乱着，东奔西窜的人踩着满地的蓝白花布，觉得自己像在梦魇中逃跑。好多人祈祷上苍，这时候他们完全悟出整个雨季的不同寻常，前前后后都潜着预兆和演示啊。恐怕要爆发战事了。老人回忆战争前总有这些鸡犬不宁稀奇古怪的事。他们害怕自己也会跟着绍兴奶奶走，活不过这个灾年了。

故事中的三个男孩怀着渴望和茫然的心情等待世界发生什么大事。但是在很长一段历史中他们没有等到，在等待中他们过着平静的生活。十年以后他们都真正长大了，其中一个的女朋友也长着一对类似小猫的眼睛。有一回他们相约来到染坊遗址，站在陷落多年的防空洞的水泥骨架上，想找那个进口。但是防空洞上堆满了附近居民遗弃的垃圾，有许多玻璃瓶子，他们就一个一个地把玻璃瓶子往四处扔，后来找到了防空洞的进口。他们爬进去了，在黑暗的洞窟中搜寻了好半天，最后每人手中都抓了一把鲜嫩的蘑菇出来，里面什么都没有了，只长出许许多多的蘑菇。

多年前丢失的黄狸猫是永远没有踪影了。

黄金书屋Youth扫描校对||<http://goldbook.yeah.net/>
转载请保留，谢谢！